

从周扒皮说到忠字舞

华山机械厂 易歌

周扒皮是小说《高玉宝》中的一个土地主(若真有其人且活到今天,必定摘帽了)。他辛辛苦苦半夜起来偷偷学鸡叫,再以鸡叫为理由把长工们赶到地里去干活。他没有料到,自己钻进了被窝,长工们到地里见天未明,就继续睡觉,并没有给他干活。后来,长工们又以打偷鸡贼为名,把他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。周扒皮鼻青脸肿,满身鸡粪,有口难辩,年轻时读到此,只觉得可笑;今天看来,他搞的“学鸡叫”这形式主义,既不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团,也不是为了保官或升官,只是想发财。但因为脑子不好使,才搞了那种无人欣赏、皮肉受苦的形式主义,怪可怜的,难啊!没有什么文化、身居穷乡僻壤的一个土地主,又能想出什么更高明的管理手段呢?

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领导人:他们绞尽脑汁地把群众拴在岗位上,卡在办公室里,至于干什么,干得如何就不管了或根本管不了。学别人的经验,也总是对时间的安排,表格的设计感兴趣。这些同志,也可能是忙人,但却是在一片诚心地道而又糊里糊涂地搞形式主义——其源盖出于私。

又有一些比“群氓”“聪明”得多的领导人,他们甚至有丰富的经历和阅历,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工作能力,但是,风风雨雨使他们变得胆小如鼠,过分的聪明使他们只想当太平官。他们一眼就可以看穿上级的某些要求是形式主义的,却“不紧跟,不远离”;下级的形式主义做法心里也明得象镜子一样,却“不提倡,不反对”。这些同志虽不会推波助澜,但却是在明明白白地照样落实形式主义——其源盖出于私。他们比周扒皮眼界宽广多了,可惜连周扒皮多打几斗粮食那点“雄心壮志”都没有。

还有一些领导人,是官场的“能人”。如果说周扒皮太土气的活,他们则时显得厉害。这些同志中,相当一部分人早在大跃进年代就是吹牛皮、放大炮的行家里手;在“文革”中对“早请示晚汇报”、“忠字舞”那一套也能心领神会且有发明创造;在新时期拿不出真货色,只好以搞形式主义求生存,于是就继续在摆花架子上“放卫星”,在形式主义者面前“跳忠字舞”。这些同志不搞形式主义,心急手痒——其源盖出于私。

对于形式主义之痼疾,若不去治本,而只是搞一些皮毛的东西,甚或再组织一个什么“反对形式主义检查验收团”,那些搞形式主义的专家被评反对形式主义的“模范”,倒很有把握哩。

雪粒儿从幽深的夜空里飘下来,地上就全面的惨惨的白。我在宽宏的天安门广场沉滞地站了站,迟缓地走了走,心绪就有些翻腾了,却又看到了一片充满诱惑力的五彩缤纷的光。于是,就象一只追光的蛾儿,随着络络绎绎的人流,流进了劳动人民文化宫。

太庙灯火阴影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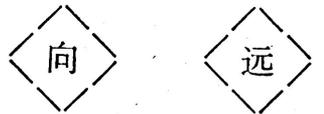
西安 虎岑

这儿正举办“北京市职工首届元宵灯赛”。式样众多的花灯辉映在苍松翠柏间:“天女散花”、“嫦娥奔月”、“哪吒闹海”、“六龙戏珠”、“南极考察”、“万象更新”……最值得留恋的还是那位魁梧健壮的“机器人”。他正在跳舞,双臂随着音乐的节奏,此起彼伏地挥动着,迪斯可文化生活的添彩;而一对圆眼睛,隔几秒钟就“啪”一下,射出两道灼灼逼人的光。灯之煌煌,影之幢幢。远近交织的灯光,构成了重叠参差的阴影。仔细看,那灯分豆黄、桃红、浅粉、湖蓝、苹果绿种种,

了浅棕、锈铜、蟹青、茶灰、深咖啡的。不同风儿吹来,灯在轻轻地摇,影在微微地动,灯的情韵和雅趣就全在影里了,而且多了一层神奇和朦胧。在四面八方的强弱不同的灯光的照耀下,你的阴影就分明是你主体本质的外现。

踩着拓展开来的阴影,过玲珑金水桥,穿五色琉璃门,我来到了庭院后面的大殿。作为旧太庙的中心建筑,大殿(以及二殿、三殿)无疑是雄伟的,而其阴影,也就显得特别地深厚,深邃和博大。明、清两代皇帝每逢有登基、婚娶、摄政、凯旋等大典和年节时,都要来这里祭祀祖先。前呼后拥,烟云蔽日,气象该是何等地森严?!

狂欢舞会!窗筛光点点,阴影亮斑斑。如果说任何阴影都表现出一种运动——循环往复而又变化无常,那么,大殿里传出来的悠长的《蓝色的多瑙河》和激越的《西班牙斗牛舞》,就恰恰可称为这种运动的主旋律或进行曲。瞧,他和她,显然是跳累了或者是跳热了,一前一后地走出大殿,几秒钟后就溶在了阴影里。于是就……不必写他们在干些什么了吧!上推二百年,谁能保证那些天子王孙皇亲国戚们,一进太庙就道貌岸然,而不在阴影里“活动活动”呢?谁又能断定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在阴影里的哪些“表达感情的方式”就一定不好呢?阴影如此宽厚,作为人,就大可不必那么吝啬、那么乏味了吧。妙哉,包罗万象的阴影!



宝鸡 段恭让

在斗室的愁闷之后再愁闷,
在迷巷的拐弯之后又拐弯。
啊,我终于还是寻到了——
一片初春的原野,
一抹淡蓝的远山,
一湾辽阔的海天,
一道广袤的地平线。

带离电子的阳光给我的肌肤以活力,
快活的晨风把我肺叶灌满。
曾经搁浅而又重新扬帆,
春泥上印下脚印一串串……

鱼总恋水,雁总爱天,
以拼搏的骄傲去追求理想,
生活自有寄托的充实饱满。
让爱笑的男人女人笑吧去笑吧,
笑一个年轻人的诺言:
“我耻于铁饭碗,
在时代的一个新交叉点上,
我和祖国母亲一道启程向远——”



文如看山

贾夫育

「文如看山不喜平」。就地理而论,山是相对于平地而说的。有的地方,尽管海拔高,但地势比较平缓,只叫高原。只有拔地而起,巍然耸立于地面上的部分,才是山。山又多多是蜿蜒连绵,重峦叠嶂,群峰峥嵘的,有绝壁又有深川峡谷,山也有平旷的,有山势而无生气,古人谓之「顽山」。群山中有些是云横雾断,林郁泉涌,起伏险峻,给人以气象万千之感。「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」。写文章也得有点这种气势。文忌平铺直叙,「作直笔妙用」。古人云:「作人贵直,而作诗文贵曲。」古人把大手笔叫「文曲星」,就不叫「文直星」,「文平星」。还说:「有磨皆好事,无曲不文章。」

曲而不平,常可以得到属意料之外却是情理之中。平淡了。

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



这两句出自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《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》。首句意思是:初春小雨就象油酥一样,把京城(天街)的泥土润湿了。比喻新颖别致,给人一种湿润、亲切、清新、温柔之感。后句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写得妙不可言。由于细雨滋润,春草刚刚萌生,远看似青,近看似无,一“遥”,一“近”,对比鲜明,观察细致,把春草描写得极生动、逼真。诗人以朴素浅显的文字,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了早春的特色,不愧是唐诗中的精品。

(王麟书)



更上一层楼(木刻) 盛运河

常开杂文专版

编辑同志:
近一段时间来,贵报不定期地开辟杂文专版,使我这个杂文爱好者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享受。五月十七日的杂文专版紧紧围绕“名家”二字,各抒己见,畅所欲言,锋芒毕露,有棱有角,读后令人拍案叫绝。可惜,类似这样的杂文专版刊得太少,很有一点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的感觉,建议贵报能够思想再解放一点,扩大杂文的版面,增加杂文专版的期数。或则一事一议,或则见到就说,或则不平则鸣,或则广采博录,力求版面再丰富多彩、生动活泼一些。如是,则无疑会赢得更多读者,发挥更大作用。咸阳市三中教师 李兴文

读者·作者·编者

在这组来信中,有两篇是就五月十七日本报杂文专版发表的评论,这是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;对于《几点希望》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,我们将努力去做。希望广大读者、作者与我们进一步加强合作,把本版办得更好些。——编者

杂文专页好

编辑同志:
读了《陕西工人报》五月十七日第四版杂文专页,不禁拍案叫绝——好!
好在杂文专页替工人说了公道话;好在杂文专页替观众出了窝囊气;好在杂文专页替组织者设立了“道德法庭”,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只知要钱的“著名演员”;毫不客气地指责了胡来一气的“明星”,并给了组织者以忠告——今后不要再组织这样难堪的演出。

读者高兴地拿着报纸奔走相告,有人痛快地说:“一元三角钱没白扔,有人替咱们说话啦!本来我看完后就很生气,可一直闷在心里,这下好了,出了我这口闷气。”有人感激不尽地说:“感谢《陕西工人报》组织专版批评文艺界这种不正之风。还有人钦佩秦耕同志文章写得好,有棱角,敢指名道姓,表示要学习他这种旗帜鲜明的大无畏精神。”

另外,该版的漫画——“看清楚再照,”倍受称赞,批评可谓一针见血。

西安煤矿机械厂 谭洪杰

几点希望

编辑同志:
我很喜欢看咱《陕西工人报》副刊,但总觉得有几点需要改进,今天提出谨供参考:
一、是否可以辟出一块园地,取名《破土芽》或《起跑线》。专刊登青年业余作者的处女作,这一定会受到文学爱好者热烈欢迎。
二、多刊登一些纪实文学作品,如报告文学、专访等,我们都很想看离我们生活更近的东西。
三、在适当的时间多出几次“杂文专版”、“讽刺小说专版”,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不少看不惯的现象,希望报纸提出来进行善意的批评。

省建八公司八队:李成和